

集部

明文海卷三百六十

餘姚黄宗羲編

記三十四

古蹟

尋醉翁亭記　陳循

往時嘗讀醉翁亭記以謂如滁信可遊而樂也心竊慕之而未能得永樂丙申始以備員翰林得扈從還南京南京於滁最近而滁又為兩京往來所由陸地於是竊

有幾幸一造之意然未敢自必也歲之庚子三月壬辰始得以職事偕朝士數人者往遊焉既至值公稍暇因問所謂醉翁亭處於滁人與滁之賔客者或告或否然皆少其蕪廢求導致之莫有能者余度越宿當還以爲不得遂所志矣爲之悵然終日明旦介行有語太僕寺丞楊闢達以予志者楊欣然喜即率從事載酒殽具鞍馬拉予數人以往自豐山下馳六七里而止棄馬登山未十數步而獲少平楊曰此即醉翁亭遺趾也廣僅容

亭瓦礫猶存四面而觀皆高山環無路亭所負山之石壁刻醉翁亭三篆字其大如斗筆意頗佳傍去丈許又刻二賢堂三隸字大視篆書半之皆無書人氏名草木蒙翳芟治而後可觀意亭既廢後人刻之以識其處或非當時所書也其所謂二賢者未考圖記意其一醉翁其一必繼翁者莫知謂誰或曰王元之張文定曾文昭張天覺皆嘗爲滁守者豈其一在此耶葢去其時久矣豐樂醒心在州東南一二百步之近滁人老長尚猶罕

有知其處者況於此耶豈予不及久留固有知者而詢之末周耶亦知與否係乎其人之好尚何如也凡記之所有而存者山泉禽鳥四時朝暮之景滁人之遊與凡人力所不能移者耳亦可感矣於是芟茅席地擷野蔌酌釀泉相與放情其上以庶幾如醉翁之遊而樂者焉既而又從數騎西南馳六七里入瑯琊山山愈深草木泉石愈幽路傍有石數十端方而鉅亂置草間葢遺物也石壁時見字刻所云漸入佳境之類極而數峯高絶

下有松竹數萬雜樹交蔭仰不見日所謂臨壑尤美者也中有一蹊介然以險不可以騎繫馬松下而止上有屋數百柱高畀曲折一因崖麓之勢屋壁繚垣之石往往雜以殘碑斷刻存僅數字不可屬讀其地蓋山之僧智仙所居曰瑯琊寺者也有僧壽八十餘布袍素履不出戶者二十餘年既無意於世矣而其應客甚恭若有求於人者問其名不應相值既坐奇花異草交映前後幽篁野鳥舉目皆是喧呼摩戛之聲不絕於耳楊乃舉

酒更酌而樂賓益歡焉酒酣既去而數人者有中書舍人錢塘王君直太常博士豐城丁君鋐行人永豐袁君賀王丁二君謂余於醉翁郡人後進者於是行不可以無記余謂袁君於醉翁爲同邑尤宜有記袁君辭曰子詞職也可以辭乎遂記之以見吾黨之士治公之暇其所樂者如斯而已矣

重建岳陽樓記 商輅

岳陽樓在岳州府治西南右瞰洞庭左挹君山波光巒

影萬景在目誠一郡偉觀也圖誌莫詳創始然考之唐
李杜諸賢皆有賦岳陽樓詩其來已久至宗慶歷間郡
守滕宗諒子京重建范文正公希文作記而後岳陽樓
之名益顯於世慶歷至是四百餘年中間興廢不知其
幾矣成化丁亥進士眉山吳節以郎官有聲出守茲郡
登覽之餘憮然有感謂吳山景象不減舊聞而樓之規
模大非昔比詢之則後來郡人所構卑陋弗稱亟欲改
作還於舊觀視篆之初年飢用之力未暇及久之政務

漸舉歲時漸稔廩有積粟庫有積貲乃謀諸僚佐稍出羨餘兼助已俸募工飭材撤其舊而新之始事於辛卯冬十一月訖工於壬辰夏五月傑棟崢嶸層簷翬飛高宏壯麗有加於前落成之日衆皆欣悅以為盛事不可無述於是太守具事狀介太僕寺丞鄧君廷瓚來徵予記嗟乎物不自美因人而美此理也夫以岳陽為樓據有洞庭之勝既云美矣而范公為記又歷叙因情變態之妙以寓夫先憂後樂之心使人誦而味之非惟不出

戶庭而湖山景物盡在目中凡素存憂國憂民之念者自將惕然警省而油然興起矣然則是樓之建豈爲遊觀之好哉蓋深有慕於公之爲人而追尋芳躅思欲企而及之也予聞太守治岳廉愼有爲九載之間士安其教民安其政而吏亦怡然於禁令之下無敢侈然以肆者夫爲郡而能仁於其民無愧於公之心也建樓而欲復於舊無愧於公之文也公何人也希之則是予於太守有取焉於是乎書

重修醉翁亭記　商輅

滁州城西南六七里舊有醉翁亭創於瑯琊僧智仙而名於歐陽文忠公宋慶歷間由龍圖閣直學士改知制誥守滁以平易為政民安之暇日與賓客宴飲於此自號醉翁因以名其亭并記之蓋寓情於酒耳後滁人慕公之德思前守有合於公者於亭後建二賢堂祀公及王元之元之明道中由翰林學士出守文章政事與公相埒合而祀之人心之公也久之亭堂寖廢僅存遺址

國朝宣德丙午歲重建於是始翼然如舊規迨今數十年風雨震凌梁柱摧折幾於復圮南京太僕卿盱江鄭君悠少卿天台魯公崇志寺丞河南吳君麂毘陵李君廷芝知州安陸周君正慨然以修建爲任各捐俸貲以爲衆倡一時仕宦及義士聞之多樂爲助遂鳩工度材闢地廣基亭因其舊而增修之益以梁拱飭以丹漆堂撤其舊而改建之高廣倍昔輪奐有加馬亭西南隅别構屋數楹召方外士居守劃近亭周圍隙地畀之令力耕自

給亭下故有釀泉原無亭葢圓亭覆之亭前後山澗溪雜植松竹柳凡數千百株鑿石甃橋築巨堤水環遶亭前澄澈可愛經始於成化己丑冬十一月至明年夏五月畢工鄭君曁同志具始末來徵予記惟文忠公治滁在慶歷丙戌至是已四百餘年而所謂醉翁亭者其興廢屢矣世之君子聞醉翁之名誦醉翁之記恍然如醉翁在目矧親歷瑯琊之間徘徊釀泉之上遐想芳躅寧不爲之惕然有感於中乎此亭堂之修建所爲有補於

風化非徒游觀之樂而已且公以救時行道為心不能使其身安於朝廷之上而名亭之意特寓情焉耳顧使人思慕不忘如此何耶蓋不能安於朝廷之上者小人間之也不然韓范富歐皆王佐之才使得盡行其志宋之治將幾於三代矣然公自是歷典名郡重升廟堂與二三執政同心輔治功業煥然有光簡策此又以見小人終不能勝君子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後之思慕公者獨滁之人士哉

祀舜陵記　曾鶴齡

舜為萬世所宗之聖而其死與葬皆有可疑書言舜南巡至於南岳則南岳者舜廵狩所止也今其陵乃在九疑去南岳千有餘里此其可疑一也史言舜崩於蒼梧之野今蒼梧乃在廣西去九疑又五六百里此其可疑二也孟氏言舜卒於鳴條鳴條在東方徼外今不聞有舜塚此其可疑三也書又言舜三十登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則是在位逼八十年未嘗一日釋去今

零陵志載舜厭治天下修道於九疑後遂仙去而蔡邕九疑山銘言舜尸解升天此其可疑四也疑者雖多解者率無的論以予觀之舜既廵狩至於南岳其或事畢又幸九疑遂崩而葬其地也蒼梧在當時隷零陵郡亦未可知據史與書其述略同而嗚條之說出於孟氏蓋有不可曉者若零陵志及蔡邕之銘灼然不足辨矣自古聖人有生必有死豈有修道化去之事也九疑在寧遠縣南七十里人迹罕至故凡有事於此者禮成即去

皆不暇誌其事予奉命代祀既畢有來請曰斯乃令之盛事不可無記遂謹記之曰皇帝始遣臣來祀實宣德元年二月十一日也其所告則即位改元之事其所賫則香幣祝文其禮則用太牢其祀之日則四月庚辰其陪祀官則寧遠令劉董臣則為翰林院修撰鶴齡夫智者不惑孔子猶不自居況衆人乎予因記祀告之事遂併列其疑於前且略記之俾後來者少去其惑也

祀神農陵記曾鶴齡

神農氏教民畊稼蜡祭醫藥交易之事開萬世衣食相生相養之源故凡後世有天下者皆祀之而新即位者則告焉示不忘本也今年今上即位實遣臣鶴齡賫香幣祀文求其陵行祀告之禮而陵在衡州之酃縣酃縣深僻若獠洞然故自衡舍舟陸行越峻坂涉深塹五宿始至至之後又三宿始將事事皆如儀奠獻有虔稱上所以親遣之意既畢始若釋重負然猶不敢忽慢遂蹋步山麓見有石壁高二尋許廣半之正面而直立或指

以爲塚門又上少許有杉二株一榮一枯其大數十圍根節如鐵石或以爲異人所種莫敢剪伐者杉下有壇壇下有埋葢舊有之新又更置或能言更置之由而未詳也至問陵之所始訖莫能對退坐公館取縣志閱之亦落莫不載以問酃庠諸生有進而前者對曰聞諸長老宋太祖求帝王之應祀者獨神農氏之陵不可得一夕夢神人戴一笠持兩火訴不血食覺而咨羣臣皆曰是非炎帝乎火位南方宜往南求焉遂遣使至長沙之

境求不獲將歸遇一老人引而指示之曰是即炎帝塚也忽不見使者還報即遣祀之遂成故典噫斯亦近於誕也雖然殷高宗夢得傅說遂舉為良弼孔子夢見周公卒明其道以教萬世由是觀之則太祖之事亦精神所感有然也不可以弗信矧炎帝之神在天無所求而不獲令苟因其故典盡其誠以享焉有不獲者耶予故存其說以告後之來祀者宜盡誠焉耳陵之是否雖置弗辯可也

廉石記　吳寬

石之產於吳者奇形怪狀不可盡述良工采之好事者賞之君子則藐之於此有石焉頑然數尺重而不奇蠢而不怪盡山中皆是物也良工棄之好事者藐之君子則賞之豈徒賞之又從而貴之敬之視其物殆與魯璜秦璧等非物也人也蓋當漢末吳郡陸公績仕於孫氏為鬱林太守相傳泛海歸吳舟輕恐覆取巨石為裝蓋其廉如此公家婁門之內臨頓里之北石留民家至今

猶存而埋沒土中僅露其背過者猶能指而稱之曰此漢陸公鬱林石也然未有表識之者今監察御史胙城樊君祉巡按吳中聞而美之謂知府史侯簡曰先哲遺物固宜表識且有可以風厲乎人者在顧其石僻在東城非官吏朝夕屬目之所其爲埋沒等耳吾將有以置而立之侯以爲然於是吳知縣鄺璠長洲縣丞王綸相與督役夫曳置察院之側作亭覆之而樊君爲名之曰廉石石始僻而通久湮而顯觀者閧然足蹟不絕皆曰

古之才御史必以揚清為事樊君此舉雖去之千四百年之人猶且揚之況其近者乎且御史之職在乎舉賢舉賢者可以激勸乎一時石之不朽雖至於千萬年可也其有功於風紀甚大且久惟昔南中有貪泉焉飲之者見寶貨以兩手攫而懷之物之能移人心如此今之廉石正與此戾自茲以往凡過而視之者其廉士固欣然摩挲愛玩以益勵其操若夫貪者將俛首赧顏趨而過之有不動心而改行者尚得為人類也乎石之立為

弘治丙辰四月越月而亭成樊君旣題其楣曰漢鬱林太守陸公廉石復別琢石請予為記予美其事故諾而助成之

登牛山記　喬宇

牛山在臨淄之南十里余往而登之泰沂駝稷四顧而有風烟雲日百里而見余因悵然而悲莞然而笑戚然而憂從者曰公登牛山何悲也何笑也而又何憂也余曰昔齊景公與丈孔梁丘據晏嬰登此顧其國而流涕

曰美哉國乎若何去此而死也二子皆從而泣晏子以為君不仁二子諂諛而獨笑余則以景公亦名諸侯也其在當時朝圖暮策輕服薄膳與二三子皇皇然以應荅乎友邦者為此尺寸之地也乃不得常御而終奄然以逝在人情孰曰不悲余固悲之也為晏子者當告之曰君悲之誠是也但自軒農以來皆不免於黄土而其聲昭赫至於今蓋有萬世不死者在顧君修之何如耳乃徒告之曰使賢者勇者不死則太桓莊靈常守之矣吾

君安得此位乎若然則如云賢者亦死又何必賢勇者亦死又何必勇且歆之以位則子孫者皆幸其先君之死而及之也晏子齊之賢臣也而其言若此予故笑之也昔孟軻氏以牛山之濯濯非山之性乃緐斧斤牛羊而致以喻人之禽獸也非人之性乃緐梏亡而致於今登茲山也見其濯濯如當時所云而天下之不梏亡其性者亦鮮矣仁義之心雖予固有存存亡亡云胡能定余故憂之也從者曰善乎公之登牛山也一覽而三益

八陣圖記　楊慎

諸葛武侯八陣圖在蜀者二一在夔州之永安宫一在新都之彌牟鎮在夔者蓋侯從先主伐吳防守江路行營布伍之遺制新都為成都近郊則其恒所講武之場也武侯之人品事業前哲論之極詳不復勦同其說獨其八陣有重可嘅者吏謂侯推演兵法作為八陣咸得其要自令行師更不覆敗深識兵機者所不能洞了蓋勝之於多算而出之於萬全非借一於背城而僥倖於

深入也惜乎其方銳意以向中原而溪蠻洞獠左跳右
跋以裂其勢外寇方殷內境自憊使夫八陣之妙不得
加於二曹三馬之梟敵而乃止試於七縱七擒之孟獲
天威神算不騁於中原王者之區宇而僅以服南中巴
僰之偏方事機既已遲精力又已虧勇賈其餘師用其
分以為大舉譬之逐盜救火之家挺刃決水猶恐不濟
而內有讐賊自相乘機胠篋助燎則雖有倍人之智力
亦自無如之何侯之不幸勢正類此天之所壞誰能支

之祚去炎漢不待隕星而後知矣嗟乎國之興亡天也君子獨遺恨於蜀漢之事者非以武侯故耶至其故壘遺墟獨爲之愛惜不已乃其忠義之激人不獨其法制陣伍之妙也不然則竇憲嘗勒八陣以擊匈奴晉馬隆用八陣以復涼州是在侯前已有之而後亦未嘗亡也功既有成而後世猶罕稱述况能傳其遺迹至今乎慎嘗放舟過夔門吊永安之宫尋陣圖之迹維時春初水勢正殺自山上俯視下百餘丈皆聚細石爲之凡八行

六十四竈土人言夏水盛時沒在深淵水落依然如故
在吾新都者其地象城門四起中列土壘約高三尺耕
者或剗平之經旬餘復突出此乃其精誠之貫天之所
支而不可壞者蓋非獨人愛惜之而已耳慶陽韓君大
之以進士出宰吾邑始至拜侯之荒祠次觀遺壘重有
感焉謂慎曰之罘篆鍥燕然銘石藝焉爾人不足稱也
愛其藝者人不泯其迹矧侯之地而可忽諸令陣圖在
夔者有和叔獨孤之記少陵東坡之詩四方灼知而此

顧泯焉無所表識使往來不軾樵牧不禁非缺歟祠宇行當新之陣圖所在欲伐石樹道左大書曰諸葛武侯八陣圖碑陰之辭君宜為之夫崇賢存古以示嚮往焉循良事也推表山川考記往昔者則史氏職也遂書之使刻焉

登黃金臺記

鍾芳

正德己巳春予過易州客指示金臺偕往視之土阜漫漶不可辨疑焉據史記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新

序通鑑皆言築宮築臺字後漢孔文舉謂昭築臺以延隗梁任昉謂臺在幽州燕王故城中土人呼賢士臺亦謂招賢臺始有臺名而無黄金字李善引上谷郡圖經曰黄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昭王置千金其上以延天下士水經注云固安縣有黄金臺遺址沿久或訛而此地亦據圖經得名耳因謂客曰嗚呼自昔建邦啓土君於兹者不知更幾姓閱幾代興衰互變磨滅無紀而燕昭敗亡餘孽乃獨以好賢名託不朽至今過故址者

尚挹流風馬韓子謂事有越百世而相感者其謂是耶夫燕之仇於齊也舊矣一得樂毅以寄國政遂能結趙以約四國河北之地掉臂而舉之濟上不數月下齊七十餘城湣王走死僅以身免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薊丘之植植於汶篁尊賢而效乃如此使天未悔禍王不中夭則齊之為齊未可知也而毅也卒傷讒以逃以墮垂成之功此君臣之際所以為難而士所以恒苦於不遇也今予與子登臺嘯歌景仰

前哲徒見夫雲物之飛流山河之環帶而禮賢之盛不可復尋則感愴激烈之懷又不待讀報燕之書而泣矣夫天下不患無特立之士而無知己之君自古讒疑見疎功成而毀者豈獨毅哉

仲宣樓記　王世貞

自王粲仲宣依劉表於荆州作登樓賦而江陵有仲宣樓後襄陽有樓亦曰仲宣而友人襄少史周紹稷至是修楚乘還斷以屬之襄陽其辭甚辨而其旨以劉表始

至宜城用二蒯蔡瑁計討平諸賊北據漢川以臨中土幾十五年而其子琮始降曹氏蓋終始不離襄陽而江陵特其支郡仲宣之依表為幕下衆佐以共朝夕不應去襄陽而登江陵之郡樓也然劉良注茲賦猶以為江陵而盛弘之荆州記則直以為當陽其所稱陶墓昭丘云江陵西有陶朱公塚其碑云是越之范蠡又當陽東南七十里有楚昭王墓登樓則見之按張華志稱范蠡葬南郡之華容又云濟州平陰東有陶山山有陶朱公

冢則所謂陶墓者未必確而楚昭王避吳去郢北徙郡
為襄州之樂鄉其所謂者亦未必在襄之近境也賦又
云倚曲沮之長洲注引地理志漢水房陵東山沮水所
出今房陵實為襄壤邑而沮水至郢入江故不走江陵
道然酈道元謂沮水南逕麥城西又南逕楚昭王墓東
對麥城而據此賦語為證則仲宣之所登者一而後人
之所擬者三其在襄陽去賦事辭稍遠而於理為近也
夫襄陽之必為仲宣與江陵之必不為仲宣吾固不暇

論其辭之幟稱於後世若士衡兄弟之所讓筆亦無足以容吾贊獨恠當仲宣時天下半糜𨈆於戈戟其可借而託足者獨荆州而幽憂感愴之極自謂其身莊舄而心鍾儀若有羡於求羣之獸與舉翼之烏豈以景升之將阽而荆社之不木歟迨其一説琮而歸操甘為其用事之掾而豔其所從之神武遂忘先太尉司空所以相漢其於辭蓋不以風而以頌矣然則仲宣之所為懐思故土也非故國與故主也予既以語紹稷而會襄國王

有所拓飾於樓使使來請記今天子累葉神聖薄海內外爲一雖窮髮不毛之地梯航所可及者若在堂陛之下而無所慮其私王以親賢有國茲土世世共奉唯謹亦寧若景升之不恤其祀而自阽於宗衮哉予故不辭而書之石以示夫遊者仰而國俯而家靡所不衍衍即欲有撰述以鳴熙代之盛而附於登高能賦之義足矣固不必以仲宣輕重也

復清容軒記　王世貞

吳興水至多割地幾十之五其城西南隅為勝西南隅枕水而宮者多慈感寺為勝慈感寺之景至多清容軒為最勝軒故傍寮然其地據寺左而獨南向前枕通塘有蓮芡木芙蓉之地屬橈吹容與笭箵散布軒之中碧浪諸山淩睥睨而上其外碧浪諸水穿睥睨而下以故其景最勝考志所以名則故元學士袁先生桷號清容者微時客吳興讀書其中因取其號軒之趙文敏公孟頫為題字而文敏亦時往來流憩若舍館以故其名稱

葢著軒業以屬寺然寺僧不得而有之而以供邦君大夫鄉薦紳豪賢之遊目者二百餘年於今矣少時不戒於火余來吳興過慈感寺問軒於范太史而得其故意儆欲復之以屬守黄君丞藍君司理孫君則有郡士嚴姓者慨然出而應募發其帑而竹木墁瓦至不逾月而軒復雖其宏壯侈麗不逮前而山水之觀爭出於睥睨之上下者如故也始余未爲吳興則讀吳興諸書稱文敏公第環三面而水勝甲一郡及余至而訪求其故址

所謂水晶宫者蓋陸沈於闤闠甃隍之間想像於暮烟春波而不可得爲之慨歎而其旁一軒獨以伯長之所偶遊文敏之所偶題二百餘年而不隳一隳而輙復之若新抑何說也物吾自有之則吾爲主吾有盡而代吾而主者亦有盡物吾不自有之不得已而付之天地天地無盡而爲天地之人者亦無盡故驪山之陽𦏁徽玉華更而爲禪室佛廬而能有永者恒也人見夫王珣周顒之徒舍其宅而寺之誚以爲媚佛及余遊虎邱望而

知其爲千年之宮且因以知有珣也則夫世之君子陰利其有而陽文之曰廬其居其不一轉而泯其主再轉而泯其迹者幾希也作復清容軒記

明文海卷三百六十

明文海卷三百六十一

餘姚黄宗羲編

記三十五

古蹟

遊赤壁記 張元忭

往嘉靖之戊午先大夫視學楚中予來覲道黄艤舟而望赤壁恨弗及登也姑咏二賦以自遣距今且二十有五年為萬歴之壬午幸以使事再至既抵黄驟阻風雨

同年友别駕陸子張具赤壁邀予遊予曰固所願也翊
風車雨隊又挾使君指見留矣日為臘月望乃造郡署
登雪堂及竹樓凭闌四眺江山隱映如畫輙不忍去已
而出漢川半里許峭壁臨江土石盡赤有堂曰赤壁志
稱周瑜敗曹瞞乃在樊口之上今之嘉魚是也此地非
是然予諦詢之郡之隔江為武昌有山曰樊山湖曰樊
湖湖之下為樊口長公之賦殆必有據予又循江而行
往往見石磯類多赤色意者當時千里舳艫頃刻煨燼

即嘉魚黃岡之間其爲赤壁者何限豈必彼是而此非也由堂而西躡石磴而下爲赤壁磯有石龜蹲踞江畔舊傳毛寶於此放龜由堂而北陟石磴而上爲樓三層最工者舊題羡江子易以何羡顧謂陸子曰夫有所羡於彼必有所不足於此今吾與子登斯樓撫斯景千里一瞬萬古一息物與我皆無盡也信矣又何羡之有陸抵掌大笑曰有是哉吾今而後乃蘧然覺也雖然今日之遊樂矣即夢也烏可無記遂記之

遊白鹿洞記　張元忭

城中凡四大書院予既遊嶽麓石鼓㐫又至白鹿所未至者睢陽耳觀覽既多然而感慨亦不少矣白鹿洞之山曰後屏當五老峯之東南嶷然突起四山環之有水自西來縈遶其前為貫道溪東流出峽口聲益喧豗如雷名小三峽跨溪為橋者三東西為亭者五六皆可遊眺既入門謁先聖先賢祠坐文會堂四壁題刻幾滿洞嵌山趾壘石為之又鑿石為鹿蹲洞中其上為思賢臺

舊有田二十餘頃以廩學徒近以新法廢書院於是改額為祠散其田十之八九文室講堂雖幸存亦且漸圮矣予上下徘徊久之為之三嘆蓋古之為教者既設之學校矣而又黨有序術有庠家有塾所以振起涵育之者甚備故當其時士有學道之樂而國收養士之效迨乎後世學校既廢而鄉三物之教罔聞好古之士乃並建書院羣師徒講習其中蓋以廣鄉校之遺意而佐學校之所不及即不能無獘乃其利為多矣是何可廢也

昔者子産不毁鄉校其言曰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論執政之善否是吾師也若之何毁之子産之得為君子也以是哉且吾儒往往拒佛老而外之以為抑邪而崇正也今二氏之宫徧天下通邑大都無慮千百計曾不能廬其居而徒自廬其居以摧沮學者之氣是不幾於抑此而崇彼也乎是可慨矣予又自觧曰凡物之興廢何常之有白鹿之興也蓋始於唐之李渤其後遼廢至南唐昇元中又復興其後又廢至宋太平初又復興賜

九經置洞主視昔加盛其後又廢至淳熙中朱子來守南康力請於朝又大興當元末則大廢矣迨我明正統以後乃又大興今所創構大抵皆百餘年物也夫其興也或廢之其廢也或興之興而又廢廢而又興若循環然斯道之流行於天下歷萬古不可泯滅飭廢舉墜存乎其人耳天之未喪斯文乎此其人必有存者予又何慨焉若乃居者冒饑廪而德藝不修遊者盛騶從而閭閻為病學者趨終南之捷徑教者騖江左之虛談若是

則白鹿雖復興不如其廢矣凡居於斯遊於斯學者教者尚念之哉尚念之哉

西施山書舍記　徐渭

西施山去縣東可五里越絶若吳越春秋並稱土城後人始易以今名亦曰土城山蓋句踐作宫其間以教西施鄭旦而用以獻吳又曰恐女樸鄙故令近大道則當其時此里固鉅麗要津也更數千年主者不可問矣啇伯子用值若干而有之山高不過數仞而叢灌踈篁亦

鮮澄可悦上有臺臺東有亭西有書舍數礎舍後有池以荷東外折斷水以菱而亭之前則仍其舊曰脂粉塘無所改出東南西而山者聳秀不可悉悉名山也遶其舍而畆者水者不可以目盡以田以桑以漁者盡畆與水無不然余少時蓋觴於此而樂之玆伯子使予記予雖以病阻其觴然尚能憶之也率如此嗟夫土城一山耳始以粉黛歌舞之宫當鉅麗傾都之孔道而今變而還之一旦寥寥然爲墟落田夫野老耕釣徘徊於其間

或拾其墮釵於鋤掘迨於陰晦又往往詫野火轉燐於夜歸牧唱之兒童宜無不感而噓資野人之聚而談者矣至其易治以樸易優伎以農桑本業專而謠俗厚則有識者又未嘗不忘其悲而為之一笑也伯子聰敏擅文譽達事變試從讀書暇一登茲山而望之或觸於景而有如吾前所言者姑取而咀之儻亦一解頤耶伯子名濤字景哲

禹穴記

鄭善夫

禹穴在會稽山陰昔黃帝藏書處也禹治水至稽山得黃帝水經於穴中按而行之而後水土平故曰禹穴世莫詳其處或曰即今陽明洞是已又云禹旣平水土會諸侯稽功於塗山尋崩遂葬於會稽之陰故山曰會稽穴曰禹穴至今窆石尚存或然也後二千餘年而司馬遷氏來探書禹穴歸而作史記文章煥然爲百代冠說者謂是山川之助也又後千餘年而晉安鄭善夫氏及山陰朱君節王君琥氏來復探禹穴尋黃帝藏書處乃

翫梅梁磨挲窆石覩先聖王遺像得禹穴於菲井之上徘徊瞻眺想其卑宫而菲食為之喟然興懷又想其執中用智與臯夔稷禼之為臣又為之憮然自失也夫自禹稷以後三千年間遊者不知其幾而惟司馬氏顯此山川之能發為文章亦惟司馬氏夫三千年而僅得一人於山川顧止以文章顯何哉豈山川之能僅足以煥人文章耶世有不為文章者於山川何取也自昔至人見轉蓬而造車觀游魚而造舟得河圖而成卦因洛書

而作範咸取諸物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余乃今知所以取山川矣夫登高而賦余未能賦姑記余言如此云

竹溪記 方豪

昔李白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徠山日沉飲號竹溪六逸而竹溪之名滿天下自予有知即慕其地意必清流之上修竹萬竿蕭森潔爽若神仙之居使人即之而忘去去之思復即也近余以審録之行登

太山望徂徠詢所謂竹溪者不過荒烟野草之區溪既非舊竹亦何嘗有一榦之存哉然而言竹溪者不絶焉無乃六逸之力耶夫六逸者固一時之英也而惟太白為最顯其他若孔巢父人亦稍知其姓名而已餘則併姓名而昧之也嗚呼白於竹溪可謂有獨力者矣淮之清江浦有陳恭襄祠祠旁有道院道士陳元纁居之有溪為池為竹為林一碧上下寒氣凝而清光合雖溽暑若高秋士夫道淮者必登之徘徊不忍去校諸他名勝

爲切蓋江南名勝至此絶矣故南往者有陽關故人之慮北來者有并州故鄉之慰而余之漫浪迷於山水者尤不能忘情也又其地與二署鄰署每餞客必就之客亦樂就今春之仲工部丁君敬夫戶部李君貢卿餞予竹溪之間陳道士以素卷請予爲竹溪記二君從臾焉予雖諾之而自離此溪風塵困矣何能副之今者移官湖廣當再與溪會苟不副之豈直道士之憾溪靈謂我何如射溝風雨聊爾執筆嗚呼此真竹溪也世乃罕聞

徂徠峯下顧爲共珍可不謝白之力哉然不知道士所將迎與諸君子所共沉飲者果有白乎否也有白則有竹溪矣有竹溪則有道士矣奚以予文爲哉

石鍾山記　羅洪先

漢酈氏水經載石鍾山以爲風起微波激石有聲不詳其故東坡夜艤魚舟山下聽其所以鳴者本石多竅遂爲辨以補遺丙午春余過湖口臨淵上下兩山皆若鍾形而上鍾尤奇是時水未漲山麓盡出緣石以登始若

伏軾昆陽旌旗矛戟森然成列稍深則縱觀咸陽千門萬戶羅幃繡幕掩映低垂入其中猶佛氏言海若獻琛珊瑚珠貝金光碧彩錯出於驚濤巨浪莫可辨擇睇而視之垂者磬懸側者筍茁缺者藕折環者映連自吾棲巖穴以來攀危列險未有若是奇者矣夫音固有竅以出苟實其中亦復喑然故鐘之制甬則震弇則鬱是石鐘者中虛外竅爲之也虛者大竅者小故出之有餘而應且遠今夫甕盎罍卣鈞虛器也注之水則甕盎不若

罌卣之聲此中外小大之驗也東坡巇涯末目其麓故猶有遺論嗚呼石本無聲虛猶足以召之又況人之心乎是石當彭蠡入江處衆流迸駃湍迴洑射日刓月消石雖堅不勝其力之久故其形亦備鑽研磨刮之工瑩白如玉其末入於水者色黯理疏頑悍而輪囷罍不相肖然則風靡波蕩其亦有助於石而致虛者固有道耶因記以俟好古者

滄浪亭記　歸有光

浮圖文瑛居大雲庵環水即蘇子美滄浪亭之地也亟求予作滄浪亭記曰昔子美之記記亭之勝也請子記吾所以為亭者余曰昔吳越有國時廣陵王鎮吳中治南園於子城之西南其外戚孫承佑亦治園於其偏迨淮海納土此園不廢蘇子美始建滄浪亭最後禪者居之此滄浪為大雲庵也有庵以來二百年文瑛尋古遺事復子美之構於荒殘滅沒之餘此大雲庵為滄浪亭也夫古今之變朝市改易嘗登姑蘇臺望五湖之渺茫

羣山之蒼翠太伯虞仲之所建闔閭夫差之所爭子胥種蠡之所經營今皆無有矣庵與亭何為者哉雖然錢鏐因亂攘竊保有吳越國富兵強垂及四世諸子姻戚乘時奢僭宮觀苑囿極一時之盛而子美之亭乃為釋子所欽重如此可以見士之欲垂名於千載之後不與其澌然而俱盡者則有在矣文瑛讀書喜詩與吾徒游呼之為滄浪僧云

滕王閣圖記 盧柟

柟少聞南昌當吳楚雄鎮而滕王閣則俯瞰西江延引甌越瑰琦絶偉為東南樓觀第一及讀王韓所為文賦諸所稱益奇嘗自語以為當及壯遊往視造物之妙於所謂滕王閣者庚子歲柟坐傭奴事繫獄秋九月巡按監察御史樊公白其寃平反明年殷公追寘之大辟由是愈益錮其身不得之南昌觀滕王閣矣戊申山東石公以明進士治濬加恩囚纍柟法少寛因市諸所蓄故物得畫一卷曰滕王閣圖自閣道始傍達連房阿觀旋

室娫軒離簷倚棨戢脅翔翥於霄漢之上怪石幽篠危松蒼然護映屏障俱點綴人物山水圖書象態呈露咸極巧麗獨恨僮僕數輩不可役使黃衣客兀然吹笛無聲焉爾閣陰穹山蘄嵓横碧黛綠騰赴環抱流泉瀸沃會為洲潏石衣蓱藻委靡悠然而可賞者是誠天作地藏以助茲閣為天下偉觀者也於是撫卷恍忽若失縲紲栩栩乎若馭雲軒而超越江漢飄飄乎若遺浮埃之表摶扶搖而游覽於閶闔也廼知嚮昔王韓所為文賦

不誣而柟亦得觀所謂滕王閣者竊償其私願焉夫滕王閣柟未之見所傳圖畫又未知真得肖其形與否今遽喜躍爲慶幸如是設使柟誠得一凭覽盡江南臨觀之美即當乘元氣遊六合灝乎長往與世相棄豈直今日苟活爲僇囚依園牆溲厠而已耶柟幽拘多感每戍卒更番至則道故舊事或曰某游宦業美田蠶園宅今丘墟矣或曰某見某服輿刀鼎奇器在若州縣蓋售之也或曰噫某死矣其子孫不能享有富貴窮且丐也嗟

乎栱待罪七載視猶瞬息斯世巳有陵谷變遷之意而滕王閣獨淹蔑吾廬無聞於縉紳士夫是不幾昧於天道往來消息盈縮之理歟假令使畫為匪人有不過資覆瓿之具抑安知是圖清淑之靈於栱無啣而吾燭物之智不見晦於滕王閣也龍川孟君思才儁豪爽尤深畫理於栱齠齔友善因將軸語之曰是宜與君即栱不幸死君可日哦其下以慰吾滕王閣之思幸而見原則吾與君覩天下形勝登會稽涉彭蠡泝洞庭越衡陽臨

漢水以望方城獵雲夢窺荆門下岷江還行淮海之間軀鼠所隣蛇龍所居歷幽顯崎岨之觀以求所謂滕王閣者周章而徧覽之柟雖駑蹇尚能爲君歌咏其事舊所藏圖畫烏足爲之羨歎云因戒之曰去汝好適孟君家待吾考訂姑作記與汝别

遊莫愁湖記　李維楨

余將之南徐與山甫俱乘舴艋泊三山石城二門間有所遲未即發逼仄殊甚山甫曰此去莫愁湖不遠盍往

觀乎舟子識其處者前導兩人攜而步至湖邊湖屬魏國家中有小艇三四覔之渡不可魏國監奴將來捕魚漁人具網罟以俟復沿仄徑穿委巷而出至大道過西城兵馬司治所望二石狻猊則徐氏别業入門瓦礫滿地蓋久圮敝而近石方掃除更新之前為四美堂是徐髯仙篆後為勝碁樓則徐公子箽又有扁曰湖山逸興題出邢太史雉山字亦出髯仙髯仙固善古篆也樓旁垂楊數株鬖鬖作羽葆形勝碁未知所自豈謝安手談

地耶按晉書符堅大舉入冦謝玄問計答曰已別有旨不敢復言令張元重請安命駕山墅與元圍碁別墅安碁常劣於元是日元懼便為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以墅乞汝是不勝碁者張元也非謝元也而後人訛以為幼度謝可冐張樓不可冐墅耶山甫為之一祭左方有馮咸甫次唐人韻詩殊佳憑樓北檻而望鍾山龍蟠其右石城虎踞其左秀色綺靡若指掌上秋樹尚綠倒影湖中魚躍鶯泛暢人心目樓下引湖為池栽

得苦荷葉少許小橋可渡湖堤已斷其半堤中尚有亭址主人翁或漸次修舉能著兩三畫舫更佳余叔氏入夔門山甫與諸人謀置餞於此以蕪穢不治罷計向後游客必盛矣按唐書樂志樂府解題皆謂莫愁樂出於石城樂以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唐人所謂南國佳人字莫愁也宋會三異以石頭城在余郢中漢江西岍有莫愁村一統志金陵不載莫愁湖三異又云曾見莫愁像石本衣冠甚古乃古神仙者流非女子郢中娼女竊其

名則莫愁爲女子亦誤石城在竟陵郡有晉杜預第臧質爲竟陵郡時作石城樂莫愁村在其西盧家女善歌嘗召入楚宫古辭云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將送莫愁來又云聞懽下揚州相送楚山頭探手抱腰看江水斷不流唐人詩莫愁魂散石城荒村近莫愁連竹塢人歌楚些下蘋洲莫愁故為三楚女或以楚山頭似郢而江水下揚州似金陵然郢視揚州亦可言下漢水亦稱漢江而郢人又呼漢為河那呵灘曲有江陵

三千三聞懽下揚州語則此二語未可爲吳郢分地定據或言此地相傳有妓盧莫愁家焉或亦如三益所云竊名好事者因其人以名湖而竟陵與金陵聲之訛石城與石頭城言者省文自可通稱亦非兩地判案也又按後魏孝文宣武相繼得江左舊曲及江南吳歌荆楚西聲總謂之清商署清商署謂之清樂唐用十部樂清樂在焉則天長安後不重古曲僅子夜等曲列吳聲而西曲則石城樂莫愁等曲或舞曲或倚歌雜出荆郢樊

鄧間以其方俗謂之西曲莫愁如吳人曲不當列西曲
矣樂志石城樂和中復有忘愁聲因有此歌樂録曰莫
愁樂亦云蠻樂是以莫愁屬郢之明徵也又河中之水
歌藝文類聚作古辭玉臺作梁武帝樂府曰河中之水
向東流洛陽兒女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織綺十四採桑
南陌頭十五嫁為盧家婦十六生兒字阿侯盧家蘭室
桂為梁中有鬱金蘇合香沈詹事古意本此别有還將
盧女曲夜夜奉君王則魏時宫人故將軍陰升之姊明

帝崩出嫁為尹更生生妻者也如何四紀為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或未敢以妓方天子妃所指非阿侯母即更生妻矣由此言之古今有三莫愁而盧氏多好女今湖山爭借以為重乎山甫微笑曰君郢人欲專莫愁為故實耳然其言辨可并記之

遊古赤壁記　莫如忠

辛亥季冬莫子理楫還自岳陽泝大江而北過嘉魚又北六七十里遇大風陰霾四塞驚濤撼空榜人恐疾抵

舟岸得不殆有頃天反風晃朗呈霽褰帷而左則有頳石瀕江屹屹雄峙蔽若列墉俯瞷不測延袤距數百武其面勢峭平如引繩而削也莫子睇視久之念嘗道黃訪蘇長公所遊赤壁見謂無奇而古今識之不磨藉令茲石遇賞長公誠得一當赤壁其於取類不尤肖耶乃起扶策行稍狎居人問之則各往往言周瑜困曹瞞處而證以樵豎往來時得遺鏃沙礫間及指北岸里名烏林明曹兵嘗是戍守又懸崖鑱額存焉相傳出異人蹟

莫子益怪之為攀岌嵲披蒙茸而上務窮鑱額所從則竟長公法也而署之曰赤壁獨左方就湮僅有與弟字隱隱見莫子為憮然歎曰嗟乎嗟乎吾得之矣甞聞長老言蘇子瞻賦赤壁乃黄之赤鼻山非真赤壁也余今所覿不幾遇其真耶按誌赤壁之戰吳師濟自截險而西江流宜南北其折而黄則為東西流又史載烏林為當時焚舟處宜核而居人遺鏃之訛倘所謂折戟沈沙云者非耶惟是子瞻賦後談士輙附會焉其在嘉魚者

遂不著亦貴耳而賤目矣余舟所次爲石頭驛發址士大夫舟過者俟人不供風或引去而徙隷且莫以聞故能窮赤壁所在而有至焉者寡矣余兹行也出不測之險非有夙誡而昔賢勝遊遺蹤千載一旦幸或遇之豈非天哉會日且晡月亦既望余興彌極稍復解維縱焉浩乎中流冥色無際星河倒影掠棹而行還視赤壁矗如支機斯境殊詭似非人間而視黄之覿萬之矣夫以長公平生好遊所過名山川必籍之嘗手輯地理指掌

圖甚辯余嘉其勤而赤壁瀕江為蜀道之所必出弟弗深考而猥以赤鼻當之有是哉蓋至達士寓言其稱海外三神山誠誕而君子不非之彼人情固各有托也余意長公於鑱石稱與弟云者固嘗偕子由來表赤壁所在亭矣而賦作於黄要以即事寓言不害為情之所托俟好古者之自定也余斯遊也則惡敢弗識焉

明文海卷三百六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三百六十二至四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錄監生臣周桐

謄錄監生臣張若湘

明文海卷三百六十二

餘姚黄宗羲編

記三十六

古蹟

八陣圖記 王嘉言

聞夔有陣圖舊矣隆慶辛未冬予來官玆土詢之知在城東南魚復沙中直抵其處則見卵石散漫莫可認識土人曰須高處望之乃步城上遥觀隱隱若星羅碁布

始咄咄以為神異明年夏月江漲水從城上流入闤闠於時屋廬蕩㭊崖陊木抜上下千里𠹗𠹗洶洶暨水落而徙移淪喪者至不可計數乃石磧則依列沙渚閒也始信少陵不轉之說為的又甞以己所窺視參考諸家論議則知縱横六十四壘布前為正遊兵二十四壘環後為竒合之則天衡地軸前衝後衝曰風曰雲殊其名分之則天覆地載風揚雲垂龍飛虎翊鳥翔蛇蟠異其變竒正分合苞含變化妙用無窮此所以走仲達伏孟

䕶功蓋三分而名垂萬禩也舊有碑在浦上遭洪濤斷裂余使匠人採石礱磨記而鑱之仍置故處

瞿唐峽記 王嘉言

峽者何取以山夾水而為名也楚蜀之交以峽稱者多矣而三峽為險三者何歸峽巫峽瞿唐峽三峽同稱險矣而瞿唐為最舊所謂西陵峽者是也峽在夔東十二里兩崖對峙中貫大江蓋全蜀之門戶峽口石盤上樹鐵柱二根山畔岩谷中有鐵索七條柱高六尺四寸索

長二百七十七丈五尺葢昔人置以截江者柸於夏秋水泛則汩冬春復見嗚呼夫瞿唐之險冠於諸峽者何葢西南萬水總注於斯而雙崖把束極爲陿隘以故縈廻曲折齟齬艱難驚濤奔浪噎礚匉訇歸舸行艓一遭水動則上下失勢而此生安危盡付之轍漩觸石瞬息間矣雖然關門一守百二之勢也明初以湯廖兩將軍絶人之智力席皇祖之神威師薄闗下矢石一交而即却非頽國階文之捷水陸夾進以奇取勝亦難爲力矣

今天下熈熈氛沴久消雄關險峽雖依然索柱之存而山川勝槩祇爲文儒嘻眺浪吟之具而已嗟夫宗國之憂雖非恤緯者所宜憂而處堂之樂達者亦恒笑夫燕雀之愚然則防禦之畧亦可於熈恬中講求之

灧澦堆記

王嘉言

灧澦在夔東十里大江之中峽口之上水經云白帝城西有孤石冬出水二十餘丈夏即沒土人云灧澦大如象瞿唐不可上灧澦大如馬瞿唐不可下峽人以爲水

候又曰猶豫以舟子取途不決而言若夫淫豫大如襆
瞿唐不可觸則南史記之矣而類要則曰淫豫大如鼈
瞿唐行舟絶淫豫大如龜瞿唐不可窺又考梁孝子傳
庚子輿扶父柩至瞿唐也時維六月禱而水平過而復
溢時人謌曰灔與如牛本不通瞿塘水退為庚公夫以
灔為淫為猶澒為豫為與同指堆爾字之異無嫌已曰
象馬曰龜鼈牛襆同戒行爾名之異無嫌已嗟乎天地
好生故生此石以開行路之迷聖人好生故存此石於

疏鑿之餘而不去而輕生者猶忽天地聖人之明戒揚揚焉鼓枻瞥捩而過之噫愚甚矣愚甚矣彼以僥倖不死為可常恃也哉

赤甲山記 王嘉言

由夔治而東過灔澦二里屹然立於峽口之北者赤甲山也草木不生土石盡赤望之若袒膊然於是乎得名或曰以漢時常取巴人為赤甲軍而名之也山上有城基曰赤甲城山畔有臺址曰旗臺山下有關曰鐵索關

蓋公孫據蜀爰築赤甲諸葛建臺用樹旗幟而關橫鐵索萬夫莫開則自蜀漢以來恃之矣嗚呼助高峽之崔嵬俯長江之泓瀠秀拔凌霄諸巒拱向雄矣哉重夔多矣而好事者猶訾之曰茲火焰山也夔多火既實應斯山夫赤為火則黑為水白為金乎乾坤之氣蜿蟺扶輿發而為山嶽者色相種種焉不齊而以私意棹其菑頻吁亦鑿甚矣乎

白鹽山記　王嘉言

白帝城東峽口之南有山嵯峨與赤甲相對者白鹽也一色如鹽因名之山下有粉壁堂岩間鬱鬱四大字曰天子萬年蓋其來遠矣夫環夔皆山也其嶄然嶔然售奇競秀者不可枚數而惟赤甲為雄環赤甲皆山也其背峽面水綰綺錯繡者亦不可枚數而惟白鹽為對素輝明瑩與金光熠燿者兩相射焉高出刺乎穹窿狀如華表雄峙分乎南北勢若勍敵為全蜀之襟喉資名賢之遊詠蓋天有意焉生之以為門戶之壯觀乎雖然物

固有相藉以為重者兩山之擅名以其當要害之區也向使不臨淼茫不負關隘不控荊楚之上游以矗峽口則亦他山埒耳詎得以稱雄如是哉

草堂記 王嘉言

唐大歷元年春杜子自雲安至夔秋寓西閣二年春初遷赤甲三月遷瀼西秋遷東屯三年春則出峽赴江陵矣考劉禹錫刺史記唐州治在今夔東十里白帝城之側西閣實近白帝及遷赤甲亦稍稍移東爾瀼西在白

帝西八里東屯在白帝東八里居凡數遷斬茅而構屋故曰草堂又謂之高齋今考其詩曰次水門者白帝處也曰依藥餌者瀼西也曰見一川者東屯也今三齋獨東屯遺址尚存地沃饒宜稻芋余嘗徘徊其側顧瞻形勝則知昔人所謂延袤百頃前帶清溪後枕重岡樹林葱倩氣象深秀者亶稱實記嗟夫公之詩唐宋文儒論之詳矣元微之稱其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呑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小宋贊其渾涵汪

洋千彚萬狀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語皆中乎肯綮而王荆公所謂悲歡窮泰發斂抑揚疾徐縱横無施不可者其品隲亦精當不誣雖以韓吏部之奇文卓犖雄視百代者亦且推服退讓而有光燄萬丈金薤琳琅之語則餘可知矣若夫自比稷契人或未許而忠義之忿懇懇懇至一飯不忘則雖稷契愛君之心亦若斯焉爾夫崇德右文盛事也景行仰止懿情也今夔之於公妥靈有祠歲時伏臘有祭無恨也而高齋之跡微矣余不能

以綿薄之力倡而新之姑記焉以俟瑰奇好古之君子

風廂匣記　王嘉言

夔城多古跡如白帝城北嶺上有高址形勢最險可捍敵號關索城白帝城西有柏柱大十圍高三丈許傳是公孫述樓柱斫之血出枯而不朽瞿塘上與粉壁堂相連有石梯形傳是孟良夜過關所鑿名孟良梯夔北蓮池畔有城垣之迹曰鮑家莊傳是三國時鮑氏女據險破廉康賊之所夔西坪有劉封井謂先主養子劉封所

鼊江之南與八陣圖相對者有石鼓傳是孔明教戰之鼓餘尚多不可枚舉皆古書不載漫無稽考然未有如風廂匣之竒者峽在瞿塘峽中赤甲山下巖穴間相傳為魯班之風箱或曰上古造以藏兵書者余望之髙數十丈不可梯而升噫班信智巧人置石廂於峭壁抑何取意以為兵書要亦不出龍虎韜雲鳥陣與玉帳術之上胡為上窮絶壁下臨深淵憊𠊱苦骨以寳蓄斯處達者或不宜如是而又非神設天造必有人焉為之與所

以爲之之意特其理不可得而解識噫異哉斯匪乎

白帝沿革記

王嘉言

維公孫躍馬而稱白帝築城魚復號白帝城歷漢唐宋元迄今不廢豈非以險之殊常也而可據與城距夔十里今名下關周環千餘丈隨山上下包結完固鎮以瞿塘右所東南逦赤甲白鹽西北抵瞿塘灧澦蓋巴蜀要區也城中舊有白帝廟以祀公孫述正德初中丞林公俊征鄢藍賊過而知焉曰淫祀也易而爲三功祠以祀

江神伏波馬援嘉靖中侍御朱公廷立復諭衆議更爲
義正祠祀先主而以孔明配焉夫述爲漢賊義非當祀
毀其像罷其享誠羣心之一快也然境內山川社稷歳
祀非缺而伏波雖忠功不在夔祀之近於黷近於迂遠
昭烈永安託孤武侯列八陣魚復沙土至今英靈凜凜
遺澤在焉允宜血食茲土但一龍二虎均先主注意生
不相離沒亦宜有以慰其靈故羽飛終難遺也至嘉靖
三十六年侍御段公錦復以關張配享改曰明良殿然

後大義炳然至情藹然而人心之公論始定余以公事適至顧瞻山川雄壯遺像清高慷慨激烈之懐與明禋之念勃然俱動乃考始末援筆記之一以見地之奇也一以見神之靈也

相公溪記 王嘉言

夔西二里市井之尾有橋焉牢厚完好先太守張廷柏建也橋下有溪溪之西有嵁巖宏谷徑紆餘陂陁行者登頓盤施捫膺努脅氣息上下依橋環矚遼濶荒險勢

足觀也溪之源出三剎山濴濴而流注於大江余初經過見其瑰詭也吁駭而問焉土人曰此相公溪也宋寇公準令巴東嘗往來於斯愛其凉洌也取而烹茗茗味佳不侔他水後遂名爲相公溪溪上橋橋西山皆以是名名矣余曰嘻偉哉溪之遇顧不竒哉古人曰愛其人者爰及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憎及儲胥余不暇遠搜即以夔論其間穿沙漼溆抵石溲坻澆圃落坡或潺潺有聲或沉沉絶響得名號者不知凡幾也豈盡温屯混淖

少清凉芳美哉而茲溪獨擅榮名則以其人之足重也不然貪泉何貪焉而以貪名因人及溪而又因溪以及山及橋也溪之遇顧不奇哉余乃仰而顧俯而思徘徊良久喟然太息曰士亦有遇有不遇哉

清凉洞記 王嘉言

客有為余談清凉洞者曰赤甲山畔瞿塘峽上懸崖絕壁有洞焉靜窈澒濛冬燠而夏不受暑登之以覽峽中勝槩若步雲漢而出塵籠也予頷之謀諸司理邢君告

太守郭公選日而遊將至則徑險不可輿遂相攜步𨀤且攀且憩數折乃及洞中徑愈仄危橫木缺垠上令善捷者傴僂先進前後夾衛欹軀跼步震棹而入中可容千人項形盤旋左側碎石交接如砌非砌身健捷而能者可升至絶頂前臨險峽下視極深兩崖相合中纔一絲舟過若游龍穿竇左右環睇則竒峯秀嶺華巒詭石如鸞翔鳳舞星羅雲亘龜拆卦分蛇蟠獸寢狀類千百或獻深紅或露濃緑邐延遠映熒熒煌煌巘巘兀兀迭

出互見無所隱避於是相顧諠笑深酌而忘日之入焉歸而流連於胥次者累日乃乘隙想像而記之

重修墨妙亭記　張維樞

墨妙亭者宋孫莘老守吳興日所構而東坡代爲記者也東坡之記大要以莘老乘勞來之暇作爲此亭日與賓客賦詩飲酒網羅前人賦咏數百篇并其刻畫尚存而僵斷於荒陂野草中者悉加搜集見莘老之能雍容自得也余以庚戌仲夏拜吳興符念是郡多名公褰帷

之蹟亦欲鞭磨鈍頑思得一當適直指駐部案牘旁午冠蓋舟車之集如肩摩也求若孫莘老時自適於風流嘯咏投壺飲酒之樂而不可得且俗巧而嚚矜華侈而喜起大獄牙齟鬬習豪長招權翼飛而漁下戶者鋒銳未易當也即山水清遠無恙而求若東坡所稱寡求不爭其民足於漁稻蒲蓮之利而益不可得予蓋朝夕撫心焉時訪朱大復先生於玄樓山中得所謂水火交和治民猶治生之訣而洒然若有醒也用是滌煩寧念將

一二髖髀漸次批解而幸劃然未至傷手也幸夾夏初退息之便登眺澄碧樓工見此亭附樓偏數楹傾欹幾難搘撑余謂有樓無亭是失一巨臂也且前賢能觴咏以樂之羅集刻以光華之今聽其傾欹於榛蕠茀草之間謂蘇孫諸公往事何因悉索廩鍰鳩工重新易其朽敗煥以高明横檻複甍中廠外曠近一月而工告竣用招康宋杜閻諸君合酌焉相與酣中而適情脫氛而解縛登樓放眼見弁峴諸峯蒼顏秀壁薄雲氣而帯暮景

者已近在枕席之上及情閑意極逍遥亭中又覺方丈之池可以鑑百年之松可以蔭雙石黯黮可以磨娑千畝青葱可以發響即不能如莘老之搜尋集刻羅列深簷而清韻芬芳子墨衆妙之致似去諸君與予懷袖不遠於是觴諸君盡醉而漫續爲記以見吴興守之一派墨妙猶存也

黄鶴樓遊記　張維樞

從臬司署後有山屹峙名曰蛇山高三十餘丈署中疊

石兩層躡級而登堂廡爽曠可供觴讌由堂背振衣再陟見漢水如帶宮邸如雲烟火數萬家如星羅是爲攬勝亭由亭左折道觀頗壯麗監司及諸僚佐藉祝釐焉每晨夕遠方香客乞靈擊鼓撞鐘喧若潮沸是爲武當行宮由宮西行睥睨間則漢沔之雉堞鸚鵡之汀洲晴山龜山之羅供儼如列眉已覯高表巃嵸重簷翼舒可睹雲物而驗灾祥省謠俗而稱明德是爲黃鶴樓由樓下行數十武廳榭枕江有崔左司白雲詩與唐宋元及

我朝諸公之題咏碑記在再行數武空亭八面類清涼界循亭遞進百餘步居蛇山之巔廟祀純陽仙人麟甍碧瓦香烟不斷岸畔老棗數株枯槎古幹當是千餘年物相傳山上多棗不實一日結實大如瓜太守命小吏往視小吏啖之仙去遂亭焉郭美命宗伯歌行有安得纍纍撲滿地飽食江城百萬家之句是為樓東之仙棗亭夫黄鶴由酤者顯載在稗官亭所為祀吕翁也乃覽圖經與唐閻伯理之記又云費禕登仙嘗駕黄鶴返憩

此山何也城郭廢興浮雲去來黿拱蛇列水湧壑奔即樓凡幾更而始重修於劉汪兩　公伯玉中丞之樓碑可攷也費耶呂耶棗耶鶴耶亭耶樓耶仙耶人耶崔之白雲耶太白之鳳凰臺耶從有無竅妙中都可渾然齊視乙卯秋仲余逐隊監試之役甫撤棘即陪劉左丞陶守王右丞柱明馬學憲荊陽邀高大叅啓塘爲鶴樓遊是日天高氣清凉風薄體俱有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之興相與開窻四望覺烟波淡澄虹霞點綴若繡若碧

若紫若朱幽草晚花虧蔽石壁漁舟釣艇晚泊水涯而七澤三湘夏門大別諸勝似束於鄂漢間為茲樓所壓而扼其吭斯謂玄嶽之門戸斯謂帝鄉馬公把余髯言曰攬勝亭利内觀仙衆清凉二亭利外觀若乃内外無碍可披襟而當快哉之雄風也則斯樓為最王公又向劉高二公指曰攬勝亭山頂父老相傳為偽漢疑塜往其遺種尚有嚮空遥拜者予惟天下之平久矣當皇祖以六師下偽漢定楚宫闕地胙壯王出鎮寧一日而忘

三戶且斯樓並晴川樓夾𤼵鄂汭豈無遠意夫固謂鄂重地非有崇岡外障所恃汭爲輔耳今楚宮無恙鼎器幾歆漢水嚙城晴川就圮果昔日分王而外戍汭之意乎矧皇祖不沼疑塚而搜勳其種類此恩與祝網何異今日四民所得耕讀漁釣遊嘯斯樓而吾黨亦獲乘此清暇登高臨水當雄風之遠來也非祖宗寬大之澤而休養涵煦之久且深寧及此劉公曰吾聞能出世者能經世前事將墜者後事之任先憂後樂固范希文岳陽

樓語也吾黨交志焉其可遂書為遊黄鶴樓記

明文海卷三百六十二

明文海卷三百六十三

餘姚黄宗羲編

記三十七

古蹟

重修九疑觀碑記　蔣鐄

出延唐東門數百武有九疑觀鄉耆老言古建於三峰石下唐貞觀中遷於斯我明洪武五年再經始余令延唐經其門詢諸耆老謂舊宫歴二百餘年已圮盡數年間邑民綦義者

共聚財新之工未半而力不任遂中輟余惟九疑楚之望也立命鳩工卒業旬月繚有垣壂有汝虛有牖一切頹敝者悉舉自中宮暨左右廡重牖列闥廟貌儼然外屏髙門飾以丹堊父老過而避之觀以九疑重觀還而故額猶存居人不知有邑之鎮山猶知有觀殆九疑之顩羊乎吾子之勤斯也其有意乎余曰夫瀟湘之南自昔在南鄙逐臣遷客澤畔行吟之地也余浮湘登九疑覔所謂三峯石者皆目為窮荒異域乃自貞觀以前斯觀翬革如故也今日嶄絶鳥道菁

棘蓁蓁之路猶昔年香火不絶之通衢夫昔以投荒厭苦之而勝事若彼今稍以為中土安居之而虛墟若此豈山川之衰旺有數與抑古今之物力不相及也夫敬事山川以祝釐紹修餘業以志古徵文考獻以鼓吹休明邑令事也父老又請曰比歲之不易澤若焦方數千里艱食自吾子之來而時雨若畝有棲野有被也庶幾山川之靈其庇予乎祈年以保我遺黎敢邀吾子之貺實居歆之余曰天之福也二三子之勞也余兹所圖者

即不望貞觀以前之故宮俾湘靈生色又何忍洪武以後之遺構重夷為里社自今以往父兄子弟其毋剪伐以永告虔不穀將藉手以報采風者於是具歲月土工勒諸石

九疑山志序 蔣鐄

粵自姚墟氏蒼梧鼎成湘靈帝子遂為千古詞林佳話若夫勞人仙客貞魂幽憤弔古含毫憑而鳴咽乃至投湘些斷黄陵歌闋哀絃如訴離腸欲絶詩發乎情於斯

爲極顧作者亦獨搴華攬藻實未窮探斯域晉魏以前

缺焉無聞洎乎李唐槩夷之荒服柳司馬太息投荒楊

道州日熟二升米漫郎守官差爲吐氣而骫骳之意亦

時露於篇章夫文則艷稱之如可望之明河地則厭苦

之如厲人之鬼國盖世情浮慕若此故自有虞迄於今

九疑之名雖見於經傳而載紀漫無可考余令延唐九

疑實爲賜履始至掌志者以九疑集進意爲法物其文

若詩二百餘篇如長安市肆座頭塗抹一再閱之蹙然

曰千載名區授之荆榛瘴癘之鄉總不得名人表章勝事備兹山九錫奈何復薦穢唐突迫令名山無地自容噫嘻何不幸也㝡後得一帙於鄉先生稍次山水名跡遊寓姓氏余因就而輯之合舂陵延唐二志參訂檢前集註文先後文人之筆可録者存十之二餘盡削之而益以三唐之詩為兹山賦咏者若干首為九疑山志三閱月告成客有過余請揚扢者曰九疑無志志自吾子𤼵矣雖然未易言也若能窮搜皇虞以降三千餘年紀

載無遺乎曰不能能盡玆山而千餘里蒼梧之奥五嶺之陽若指掌乎曰不能則又請曰古者著九疑而不著九峯之名如元使君登九疑第二峯更不言第二誰何名也然則舜源英皇之號疑亦唐以後之人强字之以故其義短而名不古能遡九峯之自以折俗儒之月旦乎曰不能然則又何以志焉曰使我傳疑也則志古抑使我傳信也則志今夫昔人豔稱之佳話如取波斯以語貧賤子愛而不可得也余所取者如偷歲之稷寒年

之續久矣夫望吾腹已傳不云乎禮失而求之野吾姑

謀於野以俟山靈之侍史

明文海卷三百六十三